

最近，在不少與西藏有關的國際性會議場合，西藏的翻譯已經不再使用「Tibet」，取而代之的是漢語普通話拼音的「Xizang」，就像「Beijing」「Guangdong」那樣。在過去相當長時間，為着對外交流的方便，中國也較多使用「Tibet」的譯名。而近幾年，「Xizang」的使用頻率和範圍正在不斷擴展。

中央統戰部官媒在八月份還特意刊文作了詳細解釋。「Tibet」這一音譯，與西藏歷史上的「吐蕃」「土伯特」等名稱發音有關。但到了近代，西方殖民主義者在採取這一譯名的同時，將其與所謂的「大藏區」掛鉤，從而塑造了一種特殊的歷史政治意涵。

因而，在很多西方的語境中，「Tibet」不僅包括現在的西藏，也包括了周圍青海、甘肅、四川、雲南四省的一些藏族聚居區，如玉樹、果洛、甘南、甘孜、阿壩、迪慶。這種中文「西藏」與英文「Tibet」的偏差，極容易被鑽空子，刻意製造話術陷阱。

萬不可小覷此類概念伎倆的危害性。十九世紀，日本幕府學者製造了「滿洲地區」的概念，進而推銷了「Manchuria」譯名。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滿洲」只是民族名稱，從未將其作為地名。從山海關以外直至外興安嶺的東北地區，在清代是廣義上的「盛京」，俗稱則是「關外」。日本極力營造「滿洲」概念，並對應提出所謂的「漢土」，潛移默化地渲染特殊性和割裂感，為侵華樹立某種「合理性」。

《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因此，如今為西藏譯名正名，絕非小題大做。這對於準確表達立場、糾正概念誤導、爭奪輿論及話語權的主動、消弭政治操弄空間，有着重要意義。



###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奢侈品熱降溫

秋季換新，商場各大品牌也都迎來了自己的秋冬新款。看到三年前買的包包現在價格已經翻了兩倍，朋友打趣道這些年唯一賺錢的投資就是這些奢侈品了。

不過，就在疫情平復的這個秋天，持續風靡多年的「大牌熱」似乎開始降溫。全球最大奢侈品綜合集團LVMH日前發布的業績報告顯示，其今年第三季度營收增速幾乎腰斬，相較於一、二季度百分之十七的營收增長，其第三季度集團營業收入一百九十九點六億歐元，同比增長百分之九。

從三月底以來，包括LVMH、Hermès、Kering和Burberry在內的奢侈品集團市值嚴重縮水，多個奢侈品集團的業績表現均不佳。包括LVMH、卡地亞母公司歷峰集團均認為，通貨膨脹和經濟動盪削弱了市場需求。此外，顧客消費習慣明顯轉變也影響到整個奢侈品市場。

一方面，遊客變少了，以中國市場為例，疫情前，中國客人大部分的奢侈品消費發生在國外，而伴隨

如今出國意願的降低，今年中國消費者在海外下單份額不及疫情前一半，LVMH財務總監Jean-Jacques Guiony指出，「如果是在本土消費，平均消費水平往往與外國激進購物不能相比」。另一方面，遊客開始更加注重旅遊的體驗感。Valentino董事長Rachid Mohamed Rachid在採訪中表示，雖然疫情後全球各地迎來大量遊客的回歸，但旅遊消費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人們更願意把錢花在酒店等體驗項目上。

此外，連續多年的頻繁漲價，令不少人認為奢侈品的價格已經來到一個閾值，繼續漲價恐怕效果適得其反。LVMH的這份財報是否敲響了整個奢侈品行業銷售放緩的警鐘猶未可知，不過這些年在疫情中一路狂飆的奢侈品行業，確實如頭頂摩利斯之劍，危機四伏。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析，從船隻的發掘情況來看，應該是準備外銷商品。在這四件龍紋手鐲中，圖中這兩件手鐲（附圖，作者攝）出水時間較早，也就是埋藏位置較淺，且花紋相同，被認為是一對器物。每隻手鐲的重量至少有四兩重，成年男子的手腕戴起來也綽綽有餘。其中一件出水時表面附着凝結物較多，經過清洗後恢復純金質地。

「南海一號」雖出師未捷，沉沒在陽江南海，但它承載的貨物，卻為後人提供了諸多史料和充滿神秘色彩、有待解開的謎團。

## 遇見諸子

先秦時期被稱為文明的「軸心時代」，諸子橫議，百家爭鳴，影響直至今。中國人恐怕沒有哪個是完全不受諸子百家影響的，即便沒有專門讀過先哲之書，平時隨口而出的一句話有可能出自諸子中的某一「子」、百家中某一「家」。諸子影響生活至深，而我們遇見不同的「子」，卻往往在不同的人生情景之中。

拿我自己來說，讀《韓非子》等法家之書大體是在大學期間，大概因為彼時從家鄉來到異地，從鄉鎮到了大城市，過上了新的集體生活，打交

道的陌生人變多了，熟人社會那一套捉襟見肘，規則、秩序對人對己的意義愈發顯露出來，而法家所致力的正是要建立一套親情之外的社會規則。

相比而言，《論語》倒是上中學時便已讀過的，個中段落，早能成誦，但除了應考之外，缺乏切身感受。

直到最近十多年，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生了女兒，雖人在異鄉，但親緣倫理在生活中得到了重建，做孩子的歲月彷彿重返。再翻開《論語》時，便常被其中那些看似平淡的話擊中，不免心有戚戚焉。與此同時，人

到中年，讀老莊的興味濃厚起來，或許與壓力漸增有關吧。看來，儒道伴生互補，是嵌在人心中的一對文化樞卯。讀儒或學道，都離不開閱歷和人情世故的底子，只是一個教你順應而擇機進取，一個勸你退讓而守住內心。

文藝作品是遇見諸子的又一重要情景。百家學說化於詩歌、小說、戲曲乃至於繪畫者，自古以來比比皆是。這幾年，我看網絡文學或網絡小說改編的影視劇比較多，又發現縱橫家、兵家、陰陽家以至於農家，這些

日常生活裏不大能遇見、存在閱讀空白的思想流派，較多融會於網絡文藝作品之中，構成一道奇特的風景。傳統典籍藉由新潮文藝而「重生」，成為今人與諸子重逢的新場景，讓人看到了文化迭代的景象，而諸子百家生命力之強久也於此可見一斑。



###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一邊批判一邊行樂

十九世紀丹麥哲學家齊克果在《酒後吐真言》一文，描寫了一場盛宴。賓客一邊喝酒，一邊談到了人生的種種限制，正當酒闌人散之時，他們紛紛仿效主人的舉動，將酒杯摔到門上。

賓客盡情盡興地砸杯，直到最後一隻酒杯砸到門上，大門應聲而開，眼下滿地碎玻璃。及時行樂已過，賓客現在怎樣離去呢？

今朝有酒今朝醉，固然是一種快樂，但早在古希臘，柏拉圖便借蘇格拉底的話語，寫道：「沒有了智慧、記憶、知識和批判，你根本不知道或

不記得何時感到快樂。你沒有人生，只不過是水母、牡蠣或某種海中生物，徒有肉體。」

那麼，帶着「智慧、記憶、知識和批判」的及時行樂，又是怎樣一回事呢？既是詩仙，又是酒仙的李白，便在《春夜宴桃李園序》展示了他「採擷今日」（carpe diem）而可以得到蘇格拉底認同的老練態度。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李白寫的不是為歡而樂的因，而是對宇宙、人生有所思考之果。及時行樂的前提，是李白領悟到「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也」。當李白看穿了天地不過是萬物的旅館，時間只是百代的過客，這是從形而上學走入人生哲學，乃智慧。

李白悟到及時行樂之必要，隨即想到「古人秉燭夜遊」，是以燭火比喻生命，提醒我們享受當下。接着，他又感動於春天溫暖、桃李盛開的風光，想到了南朝詩人兄弟大小謝。此乃記憶與知識。

那批判呢？這必須回到詩。

哪怕是醉卧月下，也必須寫詩，更要寫好詩，「不有佳作，何伸雅懷？」無論酒醉多少分，李白堅持大

家一定要寫出好詩來，如果寫不好，便要罰。罰什麼？

李白寫道：「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金谷，指晉人石崇的金谷園，當時他宴賓園中，若賦詩不成，便罰酒三杯。李白依照此例，反正詩寫不好，罰酒三杯。還是寫不好？再罰三杯！



###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 咖啡店見聞

客前往光顧。最近我就到了銀座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Le Café V，打算在旅程中享受一頓精美愜意的下午茶。

Cafe環境寧靜舒適，正好讓我稍作放鬆，邊進食邊看手機打發時間。這時，一對說廣東話的男女被安排坐在我鄰座，看得出是香港人。女的坐下就喋喋不休，不停叮囑同伴行程中要做什麼、看什麼、買什麼，男的一臉不耐煩，像一名正被班主任訓話的學生。然後那女的示意男伴看菜單，又告訴對方哪道菜有網紅推介、

哪杯飲品最多人拍照上載社交網絡，當然最後二人所選的都由女方決定，男的也像早已習慣沒有決定的話語權。

坐在附近的我，被迫留意那對男女的一言一行，他們繃緊的情緒，着實有點影響了我欣賞自己那杯有精緻拉花的咖啡，幸好面前的飲品和菜式着實美味又美觀，令我不禁再次投入品嘗美食的樂趣中，並好好感受置身雅緻環境的況味。然而，當鄰座的食物上桌後，那男的沒等女的拍照就吃，然後不屑地說：「很港女的咖啡

店。」聽後我即時有點分析不了他在嘲諷那間Cafe還是香港女性，真的想反問他咖啡室若不「港女」，難道他預期在那裏吃一碟茶餐廳的「豆腐火腩飯」嗎？數分鐘前還覺得那男的有點可憐，那刻我終於明白他跟那女の原來天生一對，兩個都是沒趣的人。



###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 演員「大黃」

大黃是一隻中華田園犬，性格溫馴，稱牠為演員，不僅因為牠參演過多部內地影視作品，曾與多位知名藝人搭戲，且全程真聲真身演繹，從不用配音和替身；而且，大黃在電影《誅仙》中有專屬海報，在電視劇《蓮花樓》片尾的演員名單中擁有自己的姓名和角色名，說明大黃的演技受到劇組認可。

大黃的生日已無從考證，據說牠的主人是數年前從一個菜市場買下牠，當時牠已一歲多，算是歷劫重生。二〇一八年，大黃參演電影《誅仙》，在片中的角色名就叫「大黃」，戲份不多，但常伴男主角肖戰左右，戲裏戲外牠都感受到來自肖戰的溫暖。

二〇二〇年，大黃登上央視，在鏡頭前與主持人配合演了一段戲，一點也不怯場。二〇二一年，大黃還與郭采潔搭戲，參演電影《瘋馳電掣》。

讓大黃火出圈的是古裝武俠懸疑劇《蓮花樓》，牠扮演李蓮花養的狗「狐狸精」，不僅看家護院，陪伴



### 館藏掠英 閻雅

逢周五見報

和同在南京大學高研院訪學的外校學者及南大本校的駐院學者聊起我校的學術休假，他們艷羨不已。我校過去規定拿到終身教職後每工作六年，帶薪休假一年。後來為了吸引人才，改為適用此例的教授每工作三年，帶薪休假半年，然後再工作三年，再帶薪休假半年，等於把原本一年的學術休假分拆成兩次休。

我校同事將此舉視為善政。不過，在美國同類高校中，學術休假是常態而非個案。而反觀高研院的同仁們，他們雖然理論上在訪學期間該專注自己的科研工作，可是不僅本校學者照舊教書、帶研究生，外地來的訪學者還時常要被召回參加會議、解決問題。他們也有教學任務。只是研究生課程安排靈活，不必每周定時開展。

中國高校基本不實行學術休假制度，部分原因是學生人數多，教學任務重，安排不開。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未能充分認識學術休假的價值。在美國也不乏對教授學術休假口誅筆伐的保守人士，認為「光拿工資不幹活」太便宜。

「精英」了。其實，學術休假的本意是讓教授們能有充足的時間學習新知識、新技能，思考新問題，完成上班時來不及做的項目。平日教學和其他工作任務繁重，還有家庭負擔，很難有大段時間專注一事或留白想像，這對學術的可持續發展、創造力的更新換代都是不利的。

學術休假不是提倡「躺平」，而是提供了一個中途換道，重新充電的良機。學術要有突破，就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間，整日愁眉苦臉地打卡上工很難靈感湧。



###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